



克林索的最後夏日
Klingsor's
Last Summer

庫文者讀

• 164 •

赫塞原
杜菁

克林索的最後夏日

Klingsor's
Last Summer

庫文者讀

• 164 •

赫塞 原著
杜 菁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

克林索的最後夏日

定價三十五元整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原著者：赫

塞

譯述者：杜

菁

發行人：黃

開

禮

發行者：正

文書

局

印刷者：正

文書

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五二號

郵政劃撥儲金戶第五九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八一四〇六

經銷者：全省各大書局

本書局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一七〇七號

童 心

有時候我們穿進穿出，做這做那，每件事都順暢自然，似乎換個方式也無所謂；然而有的時候，它却很有所謂，樣樣事都不順暢、不自然，好像命中註定要受考驗、每一口氣都被某些外在力量控制住了似的。

爲人所稱道的四維八德，那些最容易掛在嘴邊的，幾乎全屬於這種「順暢自然」型，所以被人忘得也容易。至於其他我們難以啓口的，則常叫人終生難忘。這些似乎才是比較屬於自己的，而且它的陰影也將綿延到生命的每一個日子裏。

我家是一幢高大的建築，在陽光下明朗宜人。從大門進來以後，立刻會覺得週身所圍繞的，是一層清冷而靜寂的空氣。接著便是一間以緘默做爲歡迎詞的幽暗大廳，方形紅石磚鋪成的地面，愈接近後端樓梯口處愈窄，並呈淺灰色。我曾經過大門無數次，却從未對門、走道、石磚地或樓梯留意過，因爲這些經常只是通往另一個世界，「我們的」世界的必經之地。大廳裏有一股磚石味，黃暈的燈光除了爲後端的樓梯徒增了幾分淒涼意以外，更襯托出整幢建築的優雅與舒適。然而人們最先領會到的，却總是這

間大廳的陰沉，一如父親給人的印象，有幾分威嚴和權勢，也有幾分責罰和罪惡的良知。我嘻嘻哈哈穿過這兒的次數已經數不清了，但有時候當我踏進廳內，便覺得渾身被壓得透不過氣來，害怕之餘，只得匆忙奔上樓梯，以求解脫。

在我十一歲那年，有一天放學回家，命運藏在屋角裏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。每逢這種日子，我靈魂深處的軟弱和煩燥，就會一一反應在我四周的環境裏，並且使得環境中的事物變質。焦慮和不安緊緊扣住我們的心弦，這種情況並非由我們本身所造成，因此我們只能眼睜地看著這個世界被安排得如此惱人，以致我們到處受挫。

那天就是這麼一個日子。打從一大早起，一股發自良心的罪惡感就一直盯在身後，窮追不捨。天才知道怎麼會這樣——也許是昨晚做夢的緣故吧。因為我實在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壞事啊。那天早上，父親的雙眉鎖成了一個結，臉色很不好看，連早餐中半溫的牛奶也叫人反胃。儘管我在學校裏並沒有碰上麻煩，可是感覺上，一切都顯得沉悶而死寂；萬物併合在一起，形成我已熟悉的無助和絕望，它們彷彿在告訴我，時間是無盡的，在永恒裏，我們將變得渺小而無勢，在愚昧可惡的校方管制下，我們將年復一年地捲縮著。其實，這整個生命本來就是毫無意義、令人作嘔的。

我最好的朋友當天也惹火了我。後來我就莫明其妙地和一位機械工程師的兒子歐斯卡·威伯攀上了

交情。他最近總愛神采飛揚地說他父親能一天賺七馬克，我便順口回他一句說，我父親一天能賺十四馬克。他任憑我強辯，毫不反駁。我們就這樣開始了。不到一個星期，我便和威伯同進同出。我們準備合夥存錢，以便日後買枝手槍，一枝陳列在鐵器店櫥窗裏的大型手槍，鋼製的槍身呈深藍色。威伯計算的結果，認為我們得加緊存一段日子，才能湊足買槍的錢。要找鈔票並不難，他替人跑腿，可以賺十芬尼克（譯者註：德國的小銅幣，為馬克的百分之一。），或到處找些零錢，有時在街上拾獲幾個小銅板，有時則揀些蹄鐵、鉛片、和其他容易賣掉的東西。因怕他經常有十芬尼克存入，這不但使我心服，而且也為我們整個的計劃帶來了希望。

我中午回到大廳。那股充滿了地窖氣味的冷空氣所給人的感覺，猶如成百的恨事匯成一股難解的告誡，向我面頰湧來，可是我的腦子早被歐斯卡·威伯佔滿了。我自認並不喜歡他，儘管我對他那看上去天性純良的臉龐頗有好感。他的模樣常令我想起一位洗衣的婦人。他之所以吸引我，並非由於他本身，而是其他的——也許可以說，是他的氣質，是他和所有與他同類型的男孩子所共有的特性：一種蠻幹的活力，一張使他免於受難受辱的厚臉皮，以及一份對實際生活細節，如金錢、商店、工作、物價、烹飪、製衣等事情的熟悉感。凡是類似威伯這種從不在學校惹是生非，與職業棒球隊員、運貨馬車車夫、或工廠女工無不熟識的男孩子，都不屬於我的同類型，但在這個世界上，却都比我站得穩。他們知道自

己的父親一天收入多少，也知道其他很多我從未經歷過的事。有些我根本不懂的措辭或趣談，他們却笑得前仆後仰。但是對於他們取鬧的方式我並不陌生，那是一種猥褻鄙俗，但不可否認是屬於「成人」的方式。無奈我比他們智高一籌，所以學業成績較佳。而且在服裝儀容方面我佔優勢也是必然的。可是我與他們之間的這些差異反而對他們有利。我覺得唯有像威伯這樣的男孩子，才能毫無困擾地進入這個「世界」；當這個「世界」那麼靠近我，使我只得藉著憂慮、不斷地成長過程、在課室裏呆坐、考試、和接受教育，才能克服它的每一個關口時，它儼若一片奇異的暈光，誘人但不易接近。只是這種男孩子會在街上拾蹄鐵、銅錢、和鉛片，也會替人跑腿、接受商店的各種贈品、想各種可行的辦法賺錢就是了。

我懷疑自己和他交往、一塊兒存錢，完全只爲了渴望接近那個「世界」。威伯除了他那叫人摸不透的稟性，能使他比我更趨於成熟，使他不會像我終日在夢想和希盼中翻滾，而生活在一個更踏實、更明朗、更健全的世界裏以外，簡直找不出其他優點。並且我有預感，他會令我失望，但我却無法逼他招出那套對付生命的神奇工夫。

他剛離開我，現在一定還在回家的路上，擺動著矮胖的身子，興高采烈地吹著口哨，毫無遠慮和慾念的羈絆。要是碰上女傭或工廠女工，他就會望著他們如何打發時日。她們的生命或許是幸福的，也或

許是愚昧的，但是對他本身而言，生命沒有神秘感，沒有讓人摸不透的東西，也沒有危難；沒有任何新奇刺激，就像鴨子對水的感覺一樣，雖然平淡，雖然熟悉，却有一份歸屬感。生命就是這樣。而我，則總是站在它的外層，孤獨、浮躁、充滿了熱望、但狐疑不決。

總之那天，生命再度呈出一片無望的蒼白，儘管是星期六，却含有某些星期一的特質，那種氣氛就像星期一，似乎比其他日子漫長三倍，也陰鬱三倍。該死的生命不但可憎，而且虛偽些。從那大人的作風看來，彷彿這個世界真的那麼美好，彷彿他們全是一神半仙似的；我們小孩子就是一文不值的渣滓。這種老師們……呸！我有萬丈的雄心和抱負，我一心一意努力想學好，無論是學希臘文的不規則動詞，或是在保持衣冠整潔方面。每發遭逢痛苦和污辱，我總是儘量順從父母，或壓抑慾念。我曾一次又一次滿懷熱望地挺起身子，準備踏上理想、純淨、高潔的小徑，積德造福，忍受不幸，最後獻身上帝。可是每次，唉，不過是一個開端、一個企圖、一個短暫的吹噓戰而已！每次過了幾天以後，甚至過了幾小時以後，就會發生一些不該發生的事，令人沮喪、悲悽、羞愧。每次在做最清高、最神聖的決定和宣誓時，我便會突然墜入罪惡中，並染上一般的壞習慣，不能自拔。爲什麼會這樣呢？當所有的生命（包括成人的）在平庸中不斷地冒煙，以致鄙俗淹沒了一切時，爲什麼唯獨我能這樣清楚地明瞭具有這種良好意向的美和對，能這樣深刻地感受到這些良好意向存在於我內心呢？如果只是一味地變著挑唆的笑聲而

笑，或是聆聽那些笨學童的戲謔，我怎麼還會清晨跪在床沿邊，或晚間站在燭光前，向上蒼保證誓行正義，絕棄邪念——只爲了供認自己對這種最神聖的決定和宣誓，僅在數小時內便做了最無耻的背叛呢？爲什麼會弄成這般景況呢？難道別人也一樣？難道那些英雄、騎士、希臘人、羅馬人、以及那些最先皈依基督教的人全比我強，比我完美，沒有邪惡的衝動，却具有某些我所缺少的器官，能使他們不會從天堂墜落到日常生活裏，不會自崇高陷落到缺失和罪孽中？是英雄聖哲根本不懂罪惡，還是只有某幾個特定的靈魂能幸獲高風亮節？但假定我不是幾個特定靈魂中的一份子，爲什麼我內心會有這種要獲得完美和崇高的衝動呢？爲什麼我會爲了這份求善求真的狂熱渴望而受苦呢？難道我天生就是被人嘲弄的笑柄？在上帝的國度裏，會不會有一個人，一個小男孩，內心同時充滿了所有神聖和罪惡的意念，因而被迫接受失望和痛苦；當他仰望上蒼時，爲了取悅上帝，被迫擺出一副不樂的滑稽相？可能會有這種情形嗎？還是說，這整個世界根本不是一個魔鬼的笑話？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上帝豈非成了怪物、瘋子，向人類開了一個愚蠢而可怕的玩笑？當我腦中出現這種想法時，雖有幾分叛逆的快感，但驚畏的良知却爲了褻瀆神明而有些忐忑不安呢！

三十年以後，我才清楚地看到，樓梯口處幾扇狹長的不透明窗是朝向隔壁的門牆開的，光線很暗。木質的樓梯和扶欄，經不起我三番五次的爬下滑下，已被磨得發白了。雖然童年已逝，但對於此地的一

切，我依然感到困惑和神秘。當時的受苦、疑慮、和憂喜參半，至今記憶猶新。所有那些疑點全埋在一個孩子的腦海裏，打從一開始，我就懷疑自身的價值，且在自尊與沮喪之間，在對世界的輕蔑和一般的荒淫之間，躊躇不決。如同往日的情形一樣，我隨後便將這些天性的特質視爲一種可悲的病態，或者自命不凡地當它是超俗。有時候我相信是神明引導我踏上這條通往絕境的荆棘小徑的，這樣才能暴露我天性的深處。有時候我則將它親爲人格中某些弱點的表現，或神經失常的癥候，就像那許多悒鬱而終的人們一樣。

倘若我摒除這些感觸，摒除這些因某一個名字而產生的痛苦衝突，那麼在我心裏，除了「害怕」以外，便再不出其他字眼了。在我整個童年中那幾個偶而出現的幸福時刻裏，我所感受到的，就是害怕；怕受懲罰，怕自己的良知，怕我罪惡靈魂的抖動。

在我曾經提及的那個時刻，在我漸漸靠近樓梯頂端的玻璃門，樓梯變得愈發明亮的同時，這種害怕的感受再度向我襲來，隨行而至的，先是胃部的一陣猛縮，直通到喉管，頓時呼吸困難，這樣持續了一會兒以後，接著便是一湧困惑的痛苦，一份對所有旁觀者的猜忌，和一股想獨處、想逃避的衝動。

懷著這種純屬罪犯的排拒心理，我走進大廳，然後到臥室。今天我總覺得惡魔在活動，一定有什麼事情要發生，就像氣壓計能覺出氣壓的變化一樣，可惜的是，我對它束手無策。哦，那不可言喻的恐懼

又來了。惡魔在屋子裏到處躲躲藏藏，原有的罪惡感在嚼食我的心靈。一個無形的巨鬼站在每一片牆的後面，像嚴父，又像法官。

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，那不過全是揣測，全是預期性的、吞蝕性的焦燥的。遇到這種情況，最好的辦法是生病，把自己拋在床上，朦頭大睡，或許能平安度過危險期；然後母親和姊姊進來，端茶倒水，噓寒問暖一番，我可以哭一場或睡一覺，待睜眼時，便會發現興奮的自己置身於一個舒坦宜人的新世界中。

母親並不在臥室，只有女傭在廚房，我決定上樓到讀書間找父親。雖然我也有些怕他，但有時爲了許多事祈求他原諒，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和母親相處比較有溫馨感，可是父親的慈愛也很珍貴。這表示和強勢力在一起評判良知、調解衝突、訂立協定，便不難尋獲安寧。飽經幾番受窘、質問、供認、和懲戒以後，我已能從父親的房間裏領略出善惡了，儘管受了皮肉之痛，却有茅塞頓開的感受。有強者與我站在同一陣線，對付萬惡的仇敵，我的信心增強了。我終於決定去見父親，並向他陳述我的癥候。

於是我踏上樓梯，直接向書房走去。這座樓梯具有它獨特的壁紙味，給人一種淡淡的柔和感，中空的木踏板，使它甚至比進門處的大廳更顯得莊嚴、剛毅。有許多重要的理由引我邁上樓梯；我曾有無數次是拖著畏懼和一顆備受煎熬的良知，或滿懷的憤慨和怒氣一塊兒登樓的，然而下樓時却往往感到豁然

開朗，輕鬆自如。母親和姊姊在樓下房間裏，那兒的氣氛很祥和，而這兒却只有無形的權勢，這兒形同法庭和聖廟，是「父親的王國」。

像往常一樣，我輕輕按住舊式門栓，把門推開一半。一股屬於父親專用書房的氣味立刻向我湧來，那是熟悉的紙墨味，但被半掩窗口透進來的憂鬱氣氛，被潔白的簾幔、幽淡的科隆香水、和書桌上的一只蘋果微微地沖淡了。屋子裏空無一人。

擁著幾分失望，幾分解脫，我推門進屋，用脚尖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步；每逢父親頭疼或歇息，我們上樓都得這樣。待我剛要了解自己何以能移動得如此輕巧，我的心跳便開始增快，渾身緊張，腸胃和喉頭全被重力壓住了。我害怕的邊走邊躲，踏一步，又踏一步，此刻我已經從一個不會傷害任何人的造訪者兼申訴者，搖身一變而成侵犯的歹徒了。我曾不祇一次趁父親外出時，偷偷爬進他的兩個房間，以探尋他的秘密王國，還有兩次甚至盜取了一點小東西。

記憶中的那些偷竊事件立刻在眼前浮起，我很明白自己遲早是要遭殃的。馬上就會有事情發生了，現在我所做的，正是違反家規的事。我從來沒有逃避的念頭，此刻倒真想一跑了之，奔下樓梯到自己的房間或花園——可是我知道自己不會那樣做，也不可能那樣做。或多麼希望父親是在鄰室踱步，然後走進這個房間，打破這可怕的符咒，把我從它的掌心解救出來。如果他真能來，那該多好！只要他來，而

且不要來得太遲，就是被痛罵一頓也甘心呀！

我咳了兩聲，藉以表示我的存在。等了一會沒有反應，我便輕輕叫一聲「爸！」，結果還是鴉雀無聲，牆櫃裏的書也悶不吭聲。玻璃窗被風吹得吱吱作響，陽光反射在地板上，閃閃發光。沒有人來助我一臂，除了任由惡魔擺佈以外，我沒有一點自由去做其他任何事。一股罪惡感緊緊扣住我的心弦，以致手指尖冷得直打哆嗦，心寒膽慄，無法自己。到目前為止，我依然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只曉得事情不妙了。

現在我坐在書桌前，拿起一本書，看看英文書名，可是不懂其意。我討厭英文——父親總喜歡用英文和母親談一些我們小孩子不該聽的話，他們吵架也用英文。有一個罐子裏裝滿了小玩意兒，包括牙籤、鋼筆尖、大頭釘等。我揀了兩個鋼筆尖放進口袋。天曉得我用意何在；或我並不缺筆用，根本不需要拿的。我這樣做純是爲了順從那幾乎要勒死我的脅迫感，脅迫我去做壞事，去傷害自己，讓我自己負上罪惡的重荷。我隨便翻了幾張紙，看到一封父親的信函，上面是：「我們和孩子都好，感謝主恩；」他親筆寫的拉丁字母像是幾百隻眼睛似的盯著我瞧。

隨後我便偷偷溜進父親的臥室，那兒有一張鐵架床，床底下有褐色家用拖鞋，明淨的桌上放著一條手帕。吸一口房間裏肅穆的冷空氣，父親的影像清晰地呈在眼前，應運而生的敬畏和抗拒則在我負荷過

重的心底決鬪。想起他在那些患頭疼的日子裏，碩長的身軀靜靜的躺在病床上，額前壓著一塊濕巾，不時發出嘆息的模樣，我對他真是又恨又氣。當然我很明白，他儘管有無上的威權，使我對他畏避三分，但他過得也並不見得愜意。他也曾經膽却過，他也對自己感到疑惑。突然間我奇異的憤恨濃縮了，隨之而來的，則是憐憫與感傷。而在這同時，我又打開了另一個櫃櫥的抽屜，裏面放着他折疊整齊的布衫，以及一瓶他所喜歡的科隆香水。我原想聞一下，無奈瓶口緊封，只得將它放回原處；旁邊有個小圓藥盒，我放幾片藥在嘴裏嚼嚼味道頗像香草，失望之餘，我再也不想翻找其他東西了。

即將準備起身離去，我又好玩似的再拉開一個抽屜。由於心情似乎開朗了些，我決定把偷拿的兩個筆尖歸還原處。說不定會得到好報應，也說不定一切又恢復美好，我可以因此而獲救呢。上帝的手該比一切誘惑更有力吧……。

我從微開的抽屜縫裏窺伺進去，哦，要是有短襪、襯衫、或舊報紙該多好！但那兒只有誘惑；一瞬間，緊張和畏懼又回來了，我的雙手直抖，心臟猛跳。突然視線落在一只用柳條枝編的籃子上，那是印地安或其他外地的產品，最令我吃驚、雀躍的是：裏面裝了一整籃又白又胖、外層加糖衣的乾無花果！

我把它提起來，嘩，真重！然後挑了兩三個無花果，一個塞在嘴裏，另外的則放進口袋，心裏又興奮，又害怕。既然不能釋然而去，我當然不願空手離開。因此一次兩三個的又再拿了幾次，等我口袋已

經裝不下，籃中物也只剩下一半了。我將其餘的無花果緊靠著一根黏黏的繩子鬆鬆地排成環形，使它看上去只是少了幾個而已，然後倉皇地把抽屜「砰」的一推，轉身拔腿就跑，衝過幾個房間，下樓回到自己的臥室，才算定下心來，身子倚著小書桌，兩腿發軟，氣也喘個不停。

過不了一會兒，晚餐鈴響了。我把無花果塞進書架裏，用書本擋住，然後滿懷沮喪和浮燥，七神無主的去用餐。剛走到飯廳門口，才發現自己的手還是黏的，於是先到廚房清洗了一番，回到飯廳時，所有的人都已到齊，我趕忙問候一聲，接著便由父親唸禱告詞，完畢後我的頭依然垂在湯盤上方。我根本不餓，菜飯簡直難以下嚥，幾個姊姊坐在我旁邊，爸媽坐在對面，他們個個內無愧疚，心情愉快，唯獨我這個罪犯夾在他們中間，又孤單，又渺小，每一個友善的注視都會令我心寒，嘴裏的無花果味則久久不散。樓上臥室的房門我關好了沒有？還有抽屜呢？

此刻的我已痛苦吞蝕了。只要無花果能回到抽屜裏，就是切斷手指我也幹。我決定把無花果帶到學校去丟掉，眼不見為淨，只要能脫手就行！

「今天你氣色不好，」父親隔著書桌說。我兩眼盯著盤子，彷彿感覺得出父親在注視我。恐怕他早已看出來了。他總是一警察秋毫。他早先為什麼要折磨我呢？或許他等一會兒就會把我帶出去毒打一頓。

「不是你出了事？」我又聽到他的聲音。我撒了個謊；我說我頭疼。

「吃完飯你去輪一下，」他說。「下午學校還有什麼課？」

「只有體育。」

「哦，體育對你不會有多大妨礙，可是不能空肚啊，想法子吃一點，很快就沒事的。」

我瞟了對面一眼。母親悶聲不響，可是我知道他在看我。我喝了幾口湯，又灌了兩杯水，自己像是在和菜飯鬧氣似的。總算沒有再出事。我又被冷落了。當用膳完畢，父親唸道：「主啊，我們永生感激祢的仁慈與恩典。」時，彷彿有什麼東西把我和那些莊嚴堅定的字語、和那些與我同席的人羣隔開了。我合掌做祈禱狀，根本是偽裝的，那對神等於是污辱。

在我站起身的同時，母親的手插進我的髮堆裏，並且撫摸著我的額頭，看看是否有熱度。您說糟不糟！

同房以後，我佇立在書架前沉思。早上的預感全應驗了。今天終於變成一個不幸的日子，是我記憶中最糟的一天。沒有人能忍受比這更糟的事，如果有人真的經歷過更糟的事，他一定會厭世自殺的。服毒是最好的辦法，或者上吊也不錯，無論怎麼死都比活著強。世上的一切全是這麼醜惡，這麼作孽。我站在那兒想著想著，身不由主地去摸一個窩藏的無花果，放在口裏，然後一個接一個的吃，彷彿完全是

無意識動作似的。

我們的儲蓄銀行放在書架上，被幾本書壓住了，那是一個由我親手釘封的煙盒，我用小刀在盒蓋上挖出一道切縫，以便存放銅幣。切縫的刻工很粗，邊緣處木刺叢生，我就是做不好。我有一個玩件最精此道，又有耐性，做工又細，簡直與行家不相上下。偏偏我在這方面總是笨手笨腳的；性情急躁，什麼事都做不俐落，勞作如此，寫字、圖畫、收集蝴蝶，樣樣事皆如此。我真是無藥可救了。現在站在這兒又偷吃，甚至比以前更壞了，而且鋼筆尖還留在我口袋裏。幹嘛用呢？我拿來做什麼——爲什麼會被逼得去拿呢？我怎麼總是要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呢？

一枚錢幣，歐斯卡·威伯的十芬尼克在煙盒裏叮噹作響，從那時起就不會增加過。儲蓄銀行這檔子事也是我典型的傑作！雷大雨小，龍頭蛇尾；無論我做什麼事，打從一開始都像有鬼似的。讓惡魔來搞這個鬼銀行吧！我再也不要跟它扯在一塊兒了。

像今天這種日子，從午餐到下午上課的這段時間尤其難打發，要是碰上心情好，這兩小時才真求之不得呢。不是在教室裏看印地安人的故事書，就是吃完飯立刻奔回操場，在那兒時常可以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玩，連跑帶喊的，樂得滿頭大汗，直到上課鈴把我們喚回到那完全被遺忘的「現實」才停止。但是今天我不想和任何人玩，到底怎麼樣才能讓心底的魔鬼閉嘴呢？我已經看到即將要發生的事